

陕西宁陕县广货街镇民政干部为迎接上级卫生检查，将镇上一名流浪人员用车拉到相邻的柞水县荒郊野外遗弃。在海拔 1400 多米高的秦岭上，该乞丐最终死亡。柞水县知情人称，邻县夜间常来扔乞丐，对付这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再将他们“扔回去”

跨县互扔乞丐的制度性缺漏

为了本地市容政绩和卫生形象，邻县间竟然把乞丐当作垃圾一样，扔来扔去互相推扔，以至有乞丐在遗弃中病死，这让人触目惊心。在对政绩形象的盲目追逐中，在厌弃、驱逐乞丐上也同样是绞尽脑汁——其实，媚富与驱穷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扔乞丐”的起因源于迎接上级卫生检查。“迎接卫生检查”，有过多少怪象因汝之名而发生。有地方满大街驱逐小商小贩，有地方关闭便民的公共厕所，有地方在破民房边砌上遮羞的观赏墙，有地方砸掉乞讨者的饭碗。总之，为了达到上级规定的卫生标准可以不择手段，“往邻县扔

乞丐”就是这种不择手段走向极端。

可怕的是，这很多时候并非个别和极端，从而凸现某些制度性的漏洞。从卫生检查到政绩考核，一些制度在给官员设定某种政绩要求时，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手段要求，缺乏对官员非法手段的制度性预防，缺乏对可能受害群体的保护，只要结果和成绩不问过程和手段，只看形象上的政绩而不管付出多少成本——这种制度逻辑自然纵容一些官员在实现目标上不择手段，以至于敢为了卫生形象把生病的乞丐扔到邻县。

在形式主义颇有市场的当下，当设定

某个卫生标准时，应该能充分考虑到有些部门和官员为了达标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应该预期到各种形式主义的花招，设计制度时就应该预防这些情况，把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手段要求纳入制度规范，对可能受害的群体以先前的保护，要求达到目标的手段必须合法和正当。如果仅有目标考核规定而缺乏合法性要求，缺乏一种限制公权力、让官员在法律框架内实现目标的制度设计，很容易导致一些官员“为达到目标可不择手段”——为了 GDP 可引进污染项目，为了政绩和面子，乞丐成了“垃圾”。

新京报(曹林)



教育台阶钱堆成
图/Newscaoon
作者 张叶

医改方案基本完成 要求废除“以药养医”将公开征求意见

卫生部建议新增 10 元“处方费”

东方早报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日前透露，备受瞩目的医改方案目前已基本完成，上报国务院，随后将公开征求意见，再试点推行。

“在这次医改方案出台过程中，卫生部强烈要求废除‘以药养医’政策，从制度上保障医院不用靠卖贵药来赚钱。”毛群安在会上建议，通过 10 元/张的“处方费”体现医生劳务价值，就可完全抵消医院 15% 的药品加

成，以遏制医生开大处方。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全国医院一年通过药品加成的收入，正好相当于每次开处方都收取 10 元“处方费”的总收入。毛群安表示，取消药品加成后，医生开多少钱的药，医院都赚不到一分钱，卖贵药反而增加了医院的成本开支，这样就可以杜绝大处方。但是毛群安坦言，新增“处方费”项目很难通过听证。

(阳苑)

工人日报 “谁敢再

无视交通法规抢行，将为此付出代价。”8月24日，成都市一位公交车司机因越双实线“抢行”

造成 5 人受伤，成为了该市实行违规驾驶禁入公交系统这一“黑名单”制度以来被卡住的第一人。

8月24日中午12时35分，成都某公共交通公司 408 路公交车司机杨某，在驾车行至一交叉路口时，为抢行竟然跨越双实线左拐，结果与对面一辆正常行驶的轻

到我身边说：“徐帆，你看你看，你上报纸了！”我就拿着报纸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当时报纸上演员徐帆还是头版人物，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和演员徐帆同名。

有一次我的头撞破了去医院看病，当时给我治疗的那个医生，并没有给我立即治疗，他看了半天我的病例卡，乐了半天，还说：“你们家小刚怎么样了”。我当时特别郁闷，说：“我都毁容了，您就别拿我名字寻开心了”。

与明星重名：“烦并快乐着”

三、树立自信心。因为我叫刘翔这个名字，所以我直接把世界冠军刘翔作为我的偶像，我有时会喊：“刘翔，你真棒！真为中国人争气！”然后，在自己心里默念 N 遍——“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对不起，我们家小刚不让我接广告”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班上有一个男同学，他举着报纸特别高兴地跑

因为这名字我差点拍了一个广告。有一天晚上，我刚要睡觉，突然有一个人打我手机。我一接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就问我：“请问您是徐帆小姐吧？”我说：“是。”那人接着说：“我是xxx建筑公司的，我们这有一个广告想请您拍一下。”我当时一愣，就问：“什么广告找我拍？”那人就说：“您是徐帆小姐吗？是那个拍电影电视的徐帆吗？”我这才听明白原来他是要找演员徐帆拍广告，打错了电话打到我这来了，我想了想，顺势

说：“哦，对不起，我们家小刚不让我接广告。”随后就把电话挂了。

叫徐帆这个名字也给我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有一次，北京下大雪，我和老公在雪地里散步，他当时特别浪漫，在雪地上画了两个特别大的心形图案，上面还画了一支箭，然后写道：“徐帆我爱你”。当时我老公特别满意地看着天空沉思，我趁这时在“徐帆我爱你”下面写了几个字差点没把我老公气死，我写的是：“——冯小刚”。

“下面有请王志文上台来讲话”

我叫王志文，和一个演员同名。上小学还好，一切风平浪静。等到上中学时，那阵子电视台正在播放一部热门电视剧《过把瘾》。该剧的男主角扮演者也叫王志文。从那时起，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人和我同名，这让我有点牵肠挂肚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麻烦。那部电视剧的女主角叫江珊，从那以后，

面对濒临破裂的婚姻，是干脆了断，还是忍气吞声？广东省妇联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有关观点认为，为减少草率离婚现象，建议实行“别居”制度，即“试离婚”

试离婚制度在穗引发争议

羊城晚报 在报告收录的《广东女性离婚人口现状考察》一文中，文章作者广东家庭期刊集团编审郑晨指出，面对广东离婚人口绝对数的不断增加及离婚率的提高，建议实行“别居”制度，即所谓的“试离婚”。让当事双方正式离婚前，分开生活一段时间，形成缓冲带，然后再考虑是否离婚。文章指出，中国约有 1/10 的离婚当事人复婚，说明“别居”制度有合理价值。考虑住房等现实因素，建议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发达城市试行“别居”，条件成熟后再推广。

郑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存在很多草率结婚和离婚的现象，很多年轻人，特别是“80 后”，结婚“闪”，离婚也“闪”。在大量 80 后年轻人步入婚姻殿堂的今天，实行“别居”制代表一定的现实需要。

婚姻问题专家、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鲁英认为，“别居”制度是从国外引进的概念，最早源于宗教。她说，很多西方国家，婚姻文化与中国存在很大差异。它们对婚姻保护很严格，在中国封建社会丈夫可随意“休妻”的同时，很多西方国家禁止离婚。

鲁英认为，与其在婚姻结束时进行挽救，不如在婚姻开始时进行指导，婚姻指导学校的设立将更有效。

全国妇联婚姻指导师项目督导员心理医生胡慎之指出，衡量“别居”制度是否有效得从两方面看。处在危机婚姻边缘的双方当事人心理距离感比较近，只是一点不如意就勃然大怒，属“窒息型”婚姻。这类情况，分开一段时间会有助于他们重新认识自己、认识婚姻，确实能起到一定效果。

胡慎之指出，对彼此心理距离很远的人，分居只会让他们离婚婚姻越走越远。但离婚前一段分居也有积极作用，可为离婚做更多准备，特别是心理上的准备。这样，可减少离婚后成仇人的情况，也可为下一个婚姻做好准备。

广东省妇联权益部部长高穗生则认为，“别居”制度要当事双方分开生活两年，时间跨度太大，并不适合婚姻修复，特别是不利于通常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的权益保障。她指出，面对不同当事人，“别居”制度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如短暂时分开能起到冷静和缓解作用，那长期分开只会加剧婚姻解体，其带来的子女教育和夫妻感情沟通等将成为新问题。

(薛江华)

得聘用其驾驶公交车辆及其他运营客车。

成都公交车司机“野蛮”驾驶已酿成多次事故。“全都是‘多拉快

跑’惹的祸。”成都某高校许忠教授认为，交管部门对违规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行行业禁入“黑名单”制度，在客观上无疑能起到震慑作用。但要从长远或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在于该行业应取消司乘人员收入与乘客数量以及车辆运行公里数挂钩的“利益驱动”机制。

(高柱)

记者采访了 8 名与文体明星重名的普通人，因为名字，他们生活中发生了不少笑话，也因为名字，他们生活中遭遇了不少麻烦。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与明星重名，烦并快乐着。”

“女友是刘翔的粉丝，所以我才捕获芳心”

取名大有学问，很多人都想取个独一无二的好名字。但是尽管这样，重名的情况仍然很多，往往会很尴尬。我的名字也跟别人重名，我是和世界冠军刘翔重名，这个名字却给我带来了三大惊喜。

一、回头率暴涨。平时，别人喊我“小刘”、“大刘”、“老刘”，我通通装作没听见，可一喊我“刘翔”，我会以百米跨栏似的速度回应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忙吗？”尤其是我和别人一起走在大街上，要是有人叫我“刘翔”，我会以大得惊人的声音回应，四面八方的路人一般都会纷纷投来注目礼。

二、爱情几率大增。当时，我还是单身，我的一个朋友说给我介绍个女朋友，我那个朋友就跟那个女孩说：“我有一个哥们儿叫刘翔，小伙子个子高、长得帅、跑得快，跟世界冠军那刘翔有一拼。”那女孩听完

对我的介绍，特别好奇，就与我见面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穿得特别运动，一身运动服，俨然像体育明星刘翔一样，虽然不是完全克隆，但也穿戴得体，有一种运动员的气度。没想到，女孩竟然是体育明星刘翔的忠实粉丝，她说听说我也叫刘翔，一下子觉得特别亲切。就这样，我这名字就先捕获了女孩的芳心。直到现在，我女朋友都经常跟我开玩笑说，我开始是爱上了你的名字，后来才慢慢爱上你的人。